

清代蒙古族作家法式善及其汉文著述

宏伟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法式善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八旗蒙古文人, 蒙古族汉文诗人、诗歌理论家。法式善的著作卷帙浩繁、门类众多,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论文主要介绍了法式善编撰的著作和用汉文创作的诗文集及其文学理论著作。

关键词: 法式善; 生平; 汉文著述

中图分类号: I52

文献标识码: A

法式善(1753~1813)是清代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年间著名的八旗蒙古文人, 蒙古族汉文诗人、诗歌理论家。字开文, 号诗龛、时帆、梧门、陶庐、小西崖居士。原名运昌, 乾隆五十年(1785)中进士时, 乾隆皇帝亲改其名为“法式善”, 满语为“奋勉有为”之意。蒙古乌尔济氏, 清代隶内务府正黄旗人。关于他的姓氏, 记载种种。由浙江巡抚阮元所撰写的《梧门先生年谱》中称: “法式善, 蒙乌吉氏。”^[1] 赵怀玉的《御国织染局司库伍尧君家传》和王芑孙的《内务府司库广公墓志铭》是法式善在其生父去世之后, 托其两位文友赵怀玉、王芑孙撰写的碑文。赵怀玉所撰的墓志铭中曰: “君姓伍尧氏, 讳广顺, 字熙若, 号秀峰, 蒙古正黄旗人, 世居察哈尔。”^[2] 王芑孙所撰的墓志铭中曰: “公讳广顺, 字熙若, 号秀峰, 蒙古正黄旗人, 其氏曰伍尧。”^[3]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蒙古姓氏二百多种, 其中无“蒙乌吉”一姓。而乾隆年间纂的《皇朝通志》“氏族略”记载了蒙古八旗姓氏, 其中有伍尧氏, 并注明“世居察哈尔地”。^[4] 可见法式善并非乌吉氏, 而是伍尧氏。法式善本人也在自己的《〈重修氏谱〉序》中自称: “吾家先世虽繁衍, 然莫详其世系。我曾祖修祖谱时, 惟记有元以来历三十五世之语, 而未载世居何地, 相沿为蒙乌尔吉氏。法式善官学士时, 高宗纯皇帝召对询及家氏, 谕云: ‘蒙乌尔吉者统姓耳。天聪时, 有察哈尔蒙古来归隶满洲都统内府正黄旗包衣, 为伍尧氏, 汝其裔乎。盖蒙乌尔吉远宗统姓, 而伍尧则本支专姓也。今族中惟知蒙伍尔吉, 而不知伍尧。’”^[5]

法式善的父祖辈均在清廷供职, 但职位都不高。其始祖福乐“以军功从龙入关, 隶内务府正黄旗。”^[6] 曾祖六格和祖父平安均为书生。生父广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 初任笔帖式, 后补为御园织染局司库。法式善乾隆十八年(1753)生于京城。刚满月, 其大叔和顺抚养, 七岁从师读书。乾隆二十七年(1762), 养父和顺去世, 家境日益窘迫, 未能延师, 其庶母韩氏“以教书自任”, “教识字, 诵陶诗。”对他“戒条甚密, 一篇不熟, 则不命食; 一艺不成, 则不命寝。”^[7] 而韩氏本人也“亦未尝食, 未尝寝。”在韩氏的辛勤严教下, 法式善从十二岁即喜吟咏, 养成了好诗爱书的兴趣。十六岁入咸安宫官学肄业。乾隆四十四年(1799)乡试中举, 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 擢司业。五十年(1785)移

左庶子，五十一年（1786）迁侍读学士，五十六年（1791）大考不合格，左迁工部员外郎。五十八年（1793）升祭酒。嘉庆四年（1799），坐言事不当，免官。七年（1802）迁侍讲学士，会大考，复降赞善。十年（1805）升侍讲学士，坐修书不谨，贬秩为庶子。

《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文献征存录》《国朝先正事略》中都有法式善传。《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列传二百七十二文苑二法式善本传中载：“法式善，字开文，蒙古乌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检讨，迁司业。五十年，高宗临雍，率诸生七十余人听讲，礼成，赏赉有差。本名运昌，命改今名，国语言‘竭力有为’也。由庶子迁侍读学士，大考降员外郎，阿桂荐补左庶子。性好文，以宏奖风流为己任。顾数奇，官至四品即左迁。其后两为侍读学士，一以大考改赞善，一坐修书不谨贬庶子，遂乞病归。所居后载门北，明李东阳西涯旧址也。构诗龕及梧门书屋，法书名画盈栋几，得海内名流咏赠，即投诗龕中。主盟坛坫三十年，论者谓接迹西涯无愧色。著《清秘述闻》《槐厅载笔》《存素堂诗集》。平生于诗所激赏者，舒位、王昙、孙原湘，作三君子咏以张之。”[8]

《清史列传》中曰：“所居在地安门北明西崖李东阳旧址也。背城面市，一亩之宫，有诗龕及梧门书屋，室中收藏万卷，间以法书名画，外则蒔竹数百竿，寒声疏影，翛然如在岩谷间。”[9]

法式善生长在文士世家，从小刻苦用功，好吟咏。做官之后也多为闲官，并“屡起屡蹶，官不越四品。”[10]而且本人也“宦心如云薄，诗情比石顽”，过着“朝起读书暮饮酒”的儒雅生活，终生创作了卷帙浩繁的作品，蜚声于乾嘉文坛。其生父广顺雅好词章，“夜半忽起，所笔疾书，得偈五首。”[7]清代满族文人铁保等编撰的《熙朝雅颂集》中收其《夜步》《赠僧》《秋万玉泉山即事》等诗。法式善养母韩氏是汉军正黄旗韩锦之女，“五岁读宋五子书，十三通经史”[7]，著有《绿萃堂遗诗》。法式善之孙来秀，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也是杰出的蒙古族汉文诗人。著有《扫叶亭咏史诗集》四卷、《扫叶亭诗集》《来子俊望江南词》等。

法式善的著作卷帙浩繁、门类众多，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首先他是位优秀的编撰家。法式善“凡官撰之书无不遍校”。[10]他曾参加过《四库全书》《全唐文》《国朝文颖》《熙朝雅颂集》（续编）等巨著的编撰工作。他还注意搜集和整理了当时的丰富资料。他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时，留意于搜集清代科举考试资料，编著《清秘述闻》《槐厅载笔》两书。《清秘述闻》共十六卷，记录了从清顺治二年（1645）至嘉庆四年（1799）之间的每年考官、考题以及考生的姓名、籍贯、各省学校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槐厅载笔》分类记录了清代文人作品中的有关考试方面的文章。此书“凡所征引具有成编，都非臆造的断章取义，葑菲不遗。费以全书，遂湮只句，轶闻逸事，求备取盈而已。”[11]时人称这两部著作为“实事求是，文献足征，详矣，确矣。”[12]赵味本称赞曰：“述闻、载笔二书皆不朽业。”[13]他所编辑的著作还有《同馆试录汇钞》四十八卷、《同馆赋钞》二十四卷、《同馆试律汇钞》二十四卷、《乾隆己亥恩科各省乡试齿录》一卷、《成钧课士录》等。《成钧课士录》“风行海内，几至家有其书。十余年来习其诗文者，无不辍科节而去。至是同馆赋诗，学侣亦皆奉为圭臬。”[14]除此之外，法式善还有一本编著，其名为《陶庐杂录》。共六卷，记录了明清两代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树木、历史资料等。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月，文人陈虞在京城刻行，有翁放纲之序。

法式善是蜚声于乾嘉文坛的文学家。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二十六岁中进士后，渐次闻名，成为乾嘉文坛上的一颗明星。他的文学著作有《存素堂诗初集》二十四卷、《存素堂诗二集》八卷、《存素堂诗稿》二卷（又称为《诗龕咏物诗》）、《存素堂试帖诗》一卷、《存素堂文集》四卷、《存素堂文续集》二卷等诗文集。《存素堂诗初稿》收入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至嘉庆十一年（1806）十二月二十六年间写的 2077 首诗，嘉庆十二年（1807），汪云壑刻印。《存素堂诗二集》收入了从嘉庆十三年（1808）至十七年（1812）五年之间的 911 首诗。《存素堂文集》共收五十六篇作品，分为论、考、辨、序、跋、书、书后、例言、传、壮、墓表、墓志铭、碑文、记、铭等十六类，其中为自己和别人的诗文集撰写的序跋占多半纸张。嘉庆十二年（1807）文人程邦瑞在扬州刊印，随后《存素堂文续集》也问世。

法式善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理论家。其文学批评作品有《梧门诗话》十六卷，《八旗诗话》一卷，被选入《存素堂文集》和盛昱的《八旗文经》的序跋、书信等。《梧门诗话》是法式善诗歌理论的代表作。

如上所说，法式善的著作丰富多彩、引人注目，闻名于乾嘉文坛，“士有一艺攸长者，无不被其容接，主坛坫几三十年，人以为西涯后身不愧也。”^[15]以此他不止一次地获得过同辈文人们的称赞和好评。如王墉在《〈存素堂诗二集〉序》中说：“四方之士论诗于京师者，莫不以‘诗龕’为会归，盖岿然一代文献之宗矣。”^[16]嘉庆六年（1801）八月，杨芳灿为他《存素堂文集》撰序，称赞曰：“其文，情之往复也，令人意移而深远；其文，气之和缓也，令人躁释而矜平。采章皆正色而无驳杂，音调皆正声而无奇。”^[17]洪亮吉评其诗曰：“清峭刻削，幽微宕往，无一语旁沿钱人。及描摹名家、大家诸气习，较《怀麓堂集》似又可别树一帜，不多让也。”^[1]袁枚评其诗曰：“时帆先生，天先与之诗骨，而后生者也”“先生之于诗，如此其独且诚也。亦其形诸笔端，自成馨逸。”^[1]吴锡麒说：“今之称诗者得二人焉。一为遂宁张检讨船山，其一则时帆祭酒也。”“观其酝酿群籍，黼黻性灵，清而能艘，刻而不露，咀英陶谢之圃，蹊履王孟之堂。落木无阴，归羽明其片雪；空山毕静，响泉戛其一琴。能使躁气悉平，凡心尽涤，非夫餐沆瀣之味，抱云霞之资者，乌足语夫斯乎。”^[1]王芑孙说：“时帆用渔阳三昧之说，言诗主王孟韦柳，又工为五字。一篇之中必有胜句，一句之胜敌价万言。”^[18]清代文人不仅对法式善诗文予以了高度评价，而且在他们的诗文集里收录了法式善的不少诗文作品，如并符葆森《国朝正雅集》收其 17 首诗，王昶《湖海诗传》收其 7 首诗，赵怀玉《亦有生斋诗钞》收其诗若干首，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其 30 首诗，盛昱《八旗文经》收其 66 篇文章等。法式善的这些丰富的文学作品不仅是蒙古族古代文学的宝贵财富，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遗产。斯大林说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他自己的根本特性，都有那种只能为它所有而为其其他所无的特色。这些特性乃是每一个民族带到共同的世界文化宝库使之充实及丰富起来的贡献。”^[19]从古至今，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则是在这温暖的大家庭中的一员，他所创作的文化即是其“带到共同的世界文化宝库使之充实及丰富起来的贡献”。^[19]

法式善作为一名著名的清代八旗蒙古文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已有 20 余篇研究论文、2 篇硕士论文和 1 篇博士论文。如马清福《文艺理论家法式善》^[20]、米彦青《论唐代“王孟”诗风对法式善诗歌创作的影响》^[21]等，这些论文研究法式善的文学创作、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诗论中的诗学思想等。

《清秘述闻》，共十六卷，记录了从清顺治二年（1645）至嘉庆四年（1799）之间的每年考官姓名、籍贯、履历、考题以及考生的姓名、籍贯、各省学校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是一部对清代科举研究提供了系统而全面的资料的重要参考书。他自己在《槐厅载笔》例言中说：“予官学士时，尝考顺治乙酉以来，乡会试考官名字爵里及试士题目并学院学道题名，甄辑之为《清秘述闻》十六卷。”^[13]“清秘”并非清朝秘密之意。“清秘”是指“清秘堂”，是清朝翰林院办理日常事务的地方。当时法式善为办事翰林官，所以其书名曰《清秘述闻》。

《槐厅载笔》，二十卷，是法式善任国子监祭酒时著作。记载清初至嘉庆时科名故实，分规制、恩荣、盛事、知遇、掌故、纪实、述异、炯戒、品藻、梦兆、因果、咏歌十二门。凡所辑录，均注明出处，引用书籍达四百种以上。可供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参考。此书“凡所征引具有成编，都非臆造的断章取义，葑菲不遗。费以全书，遂湮只句，轶闻逸事，求备取盈而已。”^[11]时人称《清秘述闻》和《槐厅载笔》这两部著作作为“实事求是，文献足征，详矣，确矣。”^[12]赵味本称赞曰：“述闻、载笔二书皆不朽业。”^[13]法式善在其《槐厅载笔》例言中说：“后改官祭酒，聚生徒讲业，睹闻益广，复博采科名掌故见于官书及各家撰著，是资考据者，仿朱检讨《日下旧闻》之例，厘而录之，为二十卷，名之曰：《槐厅载笔》。槐厅者，国子监廨舍，祭酒所视事处，庭中古槐植自元时，以许鲁斋得名……因成书之地以为名，犹之《清秘述闻》云尔。”^[13]

《同馆赋钞》，又称《三十科同馆赋钞》，共三十二卷，成书于嘉庆十七（1812）、十八（1813）年间。《同馆赋钞》收录了从乾隆十年（1745）乙丑科至嘉庆十四年（1809）己巳科六十五年间三十科的翰苑考试律赋。“三十科”是指六十五年间的三十科馆课，一科一卷，又加大考一卷、散官一卷，共三十二卷。嘉庆元年（1795）刻行《同馆赋钞》二十四卷初刻本，是从嘉庆十年（1745）乙丑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间五十八年二十二科的翰苑考试律赋。后于嘉庆十七、十八年刻行的《同馆赋钞》才是法式善的最后定本。据法式善序言和自述，其编《同馆赋钞》的目的是为了保存“掌故”。吴省兰序中叶说：“是编也不特凤毛麟角，楷模词苑，而命题美备，多足以徵圣朝掌故之存。”^[22]

《成钧课士录》“风行海内，几至家有其书。十余年来习其诗文者，无不辍科节而去。至是同馆赋诗，学侣亦皆奉为圭臬。”^[14]

《陶庐杂录》，共六卷，“陶庐”是法式善书屋之名。卷一共有44条记录，卷二有40条，卷三有94条，卷四有41条，卷五有108条，卷六有58条，共有385条记录。这些记录详细地记录了明清两代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及树木、历史资料等，“上自内府图书，下至草茅编辑，罔不详其卷帙，考厥由来。其中如历代户口之盛衰，赋税之多寡，职官之沿袭，兵制之废兴，一切水利农桑，盐茶钞币，治河开垦，弥盗救荒，与夫说论名言，零缣佚事，参稽牖列，语焉能详。”^[23]法式善作为一名文人，其《陶庐杂录》的记载中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典章制度、文人著书的记录占了大多纸张。如，在《陶庐杂录》中对清代国子监的建制、清代各个时期的国子监祭酒、总教、提举、司业等人的姓名、籍贯、任职时间等做了详细的记录。他说，从顺治元年到嘉庆五年，出任国子监祭酒的人有110名，其中汉族人有66名，占总人数之60%，满族和蒙古族人有44名，占总人数之40%。

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月，文人陈虞在京城刻行，有翁放纲之序。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丛书“历

代史料笔记丛刊”时将法式善的《陶庐杂录》也选入其中出版，并在“重印说明”中说：“本书内容涉及范围较广，而所记则颇详尽，如记元、明、清国子监职官名录，就包括兼管大臣、祭酒。及满、汉、蒙古司业，而每一名下，又记其籍贯、出身及任期，比较齐全。”^[24]继而总结出了其两个方面的优点，说：“本书较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所记明清两代的图书目录资料，包括丛书、类书等编纂缘起、刊刻情况等，并有卷数、内容、编次等介绍，有的还评述其得失，可以补其他书目之未备，或与之相互参证补充。一是记清代历年人丁户数、田地亩数、粮、草、茶、盐征课数目，以及铸钱、交钞、白银库存数目等有关经济、财政情况的资料。这些内容，对图书目录研究工作者和明清史的研究工作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3]

《陶庐杂录》中不是做了单纯的记录，作者做详尽的记录时还夹杂了自己对所记录条目的观点和评价。如《陶庐杂录》中载“朱子社仓，即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仓便民，何也？青苗以钱贷民，而收二分之息钱；社仓以谷贷民，而收二分之息谷。钱与谷不同也。青苗钱必贷于县，社仓谷则贷于乡，县与乡不同也。青苗之出纳，官吏掌之；社仓之出纳，乡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之与乡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于富国，故岁虽不欠，民虽不急，亦必强之而贷取其息；社仓意主于救荒，故必俭岁贫民愿贷而后与之。强贷与愿贷不同也。青苗虽帑藏充溢，犹收息钱，社仓始惟借府谷 600 石，至 14 年之后，还 600 石外，尚余 3000 石，足以备荒，遂不复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与耗米不同也。此利害之所由分峙！”^[24]类似的主管评论到处可见。

《陶庐杂录》对清代社会政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存素堂诗集》，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是吴兰雪、查梅史选本。其中《存素堂诗初集录存》二十四卷，《存素堂诗二集》八卷，年谱一卷，诗稿一卷，共收四千余首诗。《存素堂诗初稿》收入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至嘉庆十一年（1806）十二月二十六年间写的 2077 首诗，嘉庆十二年（1807），汪云壑刻印。《存素堂诗二集》收入了从嘉庆十三年（1808）至十七年（1812）五年之间的 911 首诗。清代著名文人阮元、袁枚、洪亮吉、吴锡麒等都给他的诗集撰写了序文，更予以了高度评价。吴锡麒在其《存素堂诗初集》序中评其诗云：“清而能腴，刻而不露，咀英陶谢。”^[25]清代著名诗人洪亮吉也评其诗曰：“先生性极平易，而所为诗则清峭刻削，幽微宕往，无一语旁沿前人，及描摹名家、大家，诸气习较《怀麓堂集》似，又可别树一帜，不多让也。”^[26]清代著名诗人刘锡五在其《存素堂诗二集》序中说：“先生之诗冲古淡泊，出入于陶（渊明）、谢（朓）。”^[27]

法式善《存素堂诗集》中有不少关心政治和表现百姓疾苦的诗，如《秋夕寄怀孙渊如星衍观察》《阮芸台中丞寄绶二端经籍纂诂一部》《杜梅溪大令寄示近诗》《送桂未谷馥出宰滇南》等诗都是关心世态、描写百姓生活疾苦的诗篇。诗中作者表达了自己“民心即我心”“民安即我安，陶然百忧释”^[28]的思想，呼吁官员要清正廉洁，为民办事，诗中吟咏：“官亦百姓耳，适然居此职。一粟与一丝，全出百姓力。袖手无以报，即已伤吾德。”^[28]除此之外，吟咏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又是其诗的主要内容之一。法式善乾隆四十四年（1799）乡试中举，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步入了自己的宦海生涯。但仕途屡起屡落，几经坎坷。乾隆五十六年（1791），法式善大考不合格，左迁工部员外郎；嘉庆四年（1799），坐言事不当，免官；嘉庆七年（1802）迁侍讲学士，会大考，复降赞善；嘉庆十年（1805）升侍讲学士，

坐修书不谨，贬秩为庶子。所以法式善写诗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的忧愁和愤怒的心情是必然的事情。如其《太学示诸生》《阮侍郎秋雨停樽图》《郭祥伯秀才》《答河南抚军清平阶》等都是具有这样内容的诗，并表示了“富贵如浮云”“浮荣不可慕”的思想。

《存素堂诗集》的诗作大多为描写自然优美风景的山水诗。法式善虽然身为清廷官员，但一生闲官，有满腔的怀才不遇的忧愁。他认为“富贵如浮云”，向往田园生活，创作了大量的清新幽美的山水诗。法式善的山水诗“清而能腴，刻而不露，咀英陶谢。”^[25]并表现出了“清峭刻削，幽微宕往”^[26]的风格。

《存素堂文集》共四卷，共收五十六篇作品，分为论、考、辨、序、跋、书、书后、例言、传、壮、墓表、墓志铭、碑文、记、铭等十六类。嘉庆十二年（1807）文人程邦瑞在扬州刊印，随后《存素堂文续集》也问世，共四卷。

《存素堂文集》卷首有吴锡麒、赵怀玉、杨芳灿、陈用光所作序文和法式善自己的自叙，共收论、考、辨、序、跋、书、书后、例言、传、状、墓表、墓志铭、碑文、记、铭等。《存素堂文集》共四卷156篇文章，续集共四卷（卷一、二和卷四，卷三缺）66篇文章。其中“论”文不拾他人牙慧，时出新意。如《唐论》言：“唐之得天下也以争夺，而其先天下也亦以争夺”^[29]，指出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最终是为争夺。《宋论》说宋亡不由小人而由君子，颇有见地。在《存素堂文集》中大多纸张的是序跋文。在《存素堂文集》和续集共222篇文章中133篇是序跋文，其中序有96篇，跋文有37篇。这些序跋文是为自己或为他人诗文集所作，在评论作者的诗文集的同时，在评论他人字句里表达了法式善本人的文学观点。如在《〈蔚嵒山房诗集〉序》中法式善表达了诗是诗人“性情”的表现的观点，他说：“诗何者？性情而矣。欲知人之性情，必先观其诗。”^[29]而在《〈兰雪堂诗集〉序》中强调性情之真挚深切说：“余维诗以道性情哀乐寄焉，诚伪殊焉。性情真则语虽质而味有余，性情不真则言虽文而理不足。先生之诗不名一体，要皆有真意真气盘旋于中而后触于境而发抒于之，感于事而敷陈之。方则悯农劝稼感旧怀人也，则有恺恻之篇，及解组归田，一琴一鹤，某水某邱寓诸吟咏。则又有萧疏澹远之篇。时不同，境不同，诗不同，而情性无不同。吾故曰先生之诗真诗也。”^[30]在《〈钱南园诗集〉序》中他也认为物境不同，诗人所受感触不一样，写出诗歌也有别，但都需有真意气真感情，“性之所近，情之所移，非诗焉，乌乎见？”^[29]并在《〈竹屋诗钞〉序》中给清代女诗人梦月的《竹屋诗钞》高度评价说：“《竹屋诗歌》思深旨远，笔墨幽闲，修然于尘垢之外，出之于性情，守之以礼义。譬如空谷之兰，自开自谢，感时之鸟，或泣或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而已矣。境界实出于《蕴真轩》、《带绿草堂》者。”^[30]而在《鲍鸿起〈野云集〉序》中强调了诗人创作必须要注重创新的思想，他说：“昔东坡学靖节，而其诗不似靖节；山谷学少陵，而其诗不似少陵；唯其才似也，而东坡、山谷之真始出。”^[30]法式善的诗歌创作追求清雅风格，在《存素堂文集》序文中也对清雅之作予以了高度评价，如在《〈寄闲堂诗集〉序》中他说：“只有平淡清雅才能将诗人的深层体验和性情真实地表露出来，才可以感人真切。”^[31]在《存素堂文续集》卷二《〈容雅堂诗集〉序》中指出了学人之诗和才人之诗的区别，他认为“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学人之诗通训诂精考据，而性情或不传；才人之诗神悟天解，清微超旷，不可羁縻。”^[30]

除此之外，在书、书后、例言中也或多或少地加夹着自己的文学观。

《存素堂文集》中的序跋文目录：

卷一：

《洞麓堂集序》

《成均同学齿录序》

《方雪斋诗集序》

《金青侔环中庐诗序》

《海门诗钞序》

《吴云樵编修诗序》

《王子文秀才诗序》

《钱南园诗集序》

《李崑塘中允诗集序》

《蔚嵒山房诗钞序》

《使琉球日记序》

《借观录序》

《诗龛声闻集序》

《存素堂诗集序》

《同馆试律汇钞序》

《同馆试律续钞序》

《重刻己亥同年齿录序》

《清秘述闻序》

《槐厅载笔序》

卷二：

《宋元人集钞存序》

《存素堂印簿序》

《汪氏鉴古斋墨藪序》

《北海郑君年谱序》

《香墅漫钞序》
《金石文钞序》
《成均课士钞序》
《成均课士续录序》
《成均学选录序》
《备遗杂录序》
《重修族谱序》
《鲍鸿起野云集序》
《王晋亭诗文集序》
《任畏斋莪草堂诗集序》
《明李文正公年谱序》
《伯玉亭诗集序》
《兰雪堂诗集序》
《清籁阁诗集序》
《重镌稼轩词序》
《姜桐轩诗钞序》
《伊墨卿诗集序》
《曹定轩紫云山房试帖诗序》
《王延之遗诗序》
《香雪山庄诗集序》
《吴兰雪香苏山馆诗集序》
《康熙己未词科掌录序》
《王葑亭双佩斋诗集序》
《桐华书屋诗草序》
《慕堂文钞序》
《点苍山人诗集序》
《洪文襄公年谱序》

《梅庵诗钞序》

《重刻有正味斋全集序》

卷三：

《曹景堂制艺序》

《吴蕉衫制艺序》

《吴凤白必悔斋制艺序》

《志异新编序》

《酒碧山房诗集序》

《寄闲堂诗集序》

《平麓诗存序》

《赠曹复堂序》

《范太翁寿序》

《何双溪先生六十寿序》

《陆先生七十寿序》

《吴草亭六十寿序》

《朱石君先生七十有二寿序》

《陈约堂太守七十寿序》

《初太翁八十寿序》

《两宋名贤小集跋》

《江湖小集跋》

《江湖后集跋》

《存素堂书目跋》

《国子监司成题名碑录跋》

《观补亭总宪遗墨跋》

《德定圃师遗稿跋》

《孙文简古像跋》

《翁覃溪先生临文待诏书跋》

《韩所瞻藏祝枝山诗文手草册跋》
《蒋湘帆临西涯诗帖跋》
《汪云谷江秋史程兰翘遗墨合册跋》
《江秋史临张迁碑跋》
《萧玉亭师馆课诗遗墨跋》
《罗两峰画瀛洲亭图跋》
《西涯图跋》
《移居图跋》
《潘梧庄临郑千里气概图跋》
《纪晓岚尚书藏顺治八年缙绅跋》
《新城陈孝廉遗墨跋》
《观文恭公诗跋》
《介景庵先生诗笺跋》
《鄂刚烈遗墨跋》
《英文肃西郭草堂杂咏诗跋》
《明李文正公年谱跋》
《古夫于亭杂录钞本跋》
《德文庄公墨迹跋》
《曹文恪公诗草跋》
《郑千里揭钵图跋》
《与邵二云论史事书》
《与徐尚之论文书》
《复贾素斋论交书》
《与王穀胜进士论仕书》
《西魏书书后》
《南宋书书后》
《元史类编书后》

《西涯墓记书后》

《双节堂赠言集书后》

《臧和贵行状书后》

《成雪田尺牍书后》

《槐厅载笔例言》

《梧门诗话例言》

《存素堂文续集》

卷一：

《陈芝房进士诗集序》

《退滋斋诗集序》

《萝月轩诗集序》

《试墨斋诗集序》

《尚綱堂诗集序》

《恩福堂诗集序》

《明万历二十五年顺天乡试录残本跋》

《惟清斋石墨跋》

《石仓十二代诗选跋》

《明状元图考附三及第会元诗书后》

《朋旧及见录例言》

卷二：

《容雅堂诗集序》

《香沚诗钞序》

《谷西阿诗集序》

《王子文秀才诗续集序》

《王笱山吾斋诗钞序》

《竹屋诗钞序》

《胡君巢云馆诗稿序》

《鹤征录序》

《张鹤侪布衣诗序》

《杨琴□为吴子野画昌溪村景诗序》

《是程堂诗集序》

《胡上舍七十寿序》

《阅征草堂收藏诸老尺牋卷跋》

《复汪均之书》

《复南中有人书》

《复黄心盒书》

《复顾剑锋书》

《复汪均之书》

卷四：

《武虚谷同年诗集序》

《清娱阁诗集序》

《自怡轩诗集序》

《白鹤山房诗集序》

《澹春堂诗集序》

《翠微山房文集序》

《朱闲泉诗集序》

《清秘续闻序》

《槐厅续笔序》

《杭郡选举录序》

《国朝寓贤录序》

《完颜太淑人七十寿序》

《白桃花诗册跋》

《观生阁花鸟跋》

《幸院诸臣恭和诗卷跋》

《桂花图跋》

《复赵味辛书》

《存素堂文集》中还有人物传、状、墓表、墓志铭、碑、记、铭等五十多篇文章，这些传、状、墓志铭等文章中详细地记录当事人的生平传记，翔实可靠，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梧门诗话》，共十六卷，评诗条目约有 898 则之多。卷一至卷十四品评了同时代的有名之士和无名之士的诗歌，卷十五、卷十六则是当时诗坛上的闺秀一百余人的诗歌。全篇着重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后之人”的作品，并对“于边省人所录较宽”，“余子先辈名集虽甚心折，无所辨证，概从割爱。至于寒畯遗才，盛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碎璧，偶布人间，若不亟为录存，则声忱向绝，几于飘风好言之过耳，故所录特火。”^[7] 时人陈文述评《梧门诗话》说：“多乾隆、嘉庆两朝文献。”^[32] 是研究乾嘉诗坛上的诗人的思想与其诗歌作品的重要资料。

关于《梧门诗话》的版本，记载有五。一、郭麟《〈灵芬馆诗话〉序》述法式善对他的知遇之恩之后说：“有《诗话》十余册，交屠太史琴坞为之校刊，亦未果，终当与琴坞共成此事，庶报知己于万一耳。”^[33] 二、盛昱《八旗文经·作者考丙》“法式善”条下载“所著《梧门诗话》未刊，稿本今藏番禺叶氏。”^[5] 三、杨钟羲《雪桥诗话》卷九记“所著《梧门诗话》未刊，《例言》见《存素堂文集》。”^[34] 四、恩华《八旗艺文编目》中载：“《梧门诗话》十二卷，钞，有缺卷。附《八旗诗话》钞，内仅有履贯及诗目，而非定本也。蒙古法式善著。”^[35] 法式善在自己的《与王柳村书》中说：“《诗话》虽传于南中，其实尚未削稿，蒙淳索，遂转鲍鸿起孝廉手录数十则求正。”^[7] 可知，《梧门诗话》卷数不详，“未削稿”时已部分抄传，流布南北。全书成，法式善已届晚年，刊刻未果，以稿本形式流传。近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其第七十七种则是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共十六卷，上下两册，603 页，“为著者手定稿本”（影印本前言），各卷卷首下均有“诗龕居士法式善编”楷书书样。全书“字体工整，备受虫蛀。”（影印本前言）卷末有“癸巳中元孔德成借观”墨笔题识。本文所据的是此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十六卷法式善手订底稿本。

《梧门诗话》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大环境中创作的。法式善虽为蒙古族诗歌理论家，但其始祖福乐从龙入关，五传至其生父广顺均为清廷臣民。法式善生于京城，从小接受的是汉文化。他终生以诗文为性命，创作了多才多艺的文学作品，在乾嘉诗坛上辉煌三十余年，与当时汉族著名文人过从甚密。其文学作品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的浓厚的特点，而《梧门诗话》是清代众多诗话中的重要著作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体有诗话词话、小说戏剧点评、选评笺注、序跋和书信等多种形式，这与西方文论的鸿篇巨著相比，大有差别，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独具的民族特点。其中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主要形式。

“诗话是一种用笔记体写成的，兼具理论性质和资料性质的诗学著作。”^[36] 关于诗话的缘起，曾有不同的说法。即有产生于六朝、唐代、宋代等不同年代的观点。章学诚认为诗话创体于六朝梁代钟嵘《诗品》。清代孙均也认为诗话体始于六朝。与章学诚同时代的何文焕又认为诗话起源于钟嵘的《诗品》，

他的《历代诗话》，汇集了诗话二十七种，开篇即为钟嵘的《诗品》。钟嵘的《诗品》虽为论诗专著，但态度严肃、构思谨严，理论自成系统，这与诗话的“以资闲谈”的随笔性特点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把《诗品》称之为诗话之源，是不符合实际。针对章学诚的观点，罗根泽提出了诗话体创始于唐代，诗话出于《本事诗》之说。唐代孟棻的《本事诗》具备了论诗及事的特点，但诗话不仅“论诗及事”，而且还要“论诗及辞”，常是事中有辞，辞中见事，诗话是事辞两难分离的综合性诗论体。因此，所谓“诗话出于《本事诗》”说，并不能成立。他说：“诗话之称，当始于欧阳修；诗话之体，也创自欧阳修。欧阳氏自题其《诗话》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所以诗话之体，原同随笔一样，论事则泛述见闻，论辞则杂举隽语，不过没有说部之荒诞，与笔记之冗杂而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著名学者郭绍虞则总结前人研究之经验，提出了诗话始于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的正确观点。所以仅仅论诗及辞者，诗格、诗法之属是也；仅仅论诗及事者，《诗序》《本事诗》之属是也。诗话中间，则论诗可以及辞，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辞中及事，事中及辞。这是宋人诗话与唐人论诗之著之分别。”“由诗话之性质言，又界于此二者之间。在轻松的笔调中间，不妨蕴藏着重要的理论；在严整的批评之下，却又多少带些诙谐的成分。这是一般撰诗话者所共有的态度。”^[37]至今，学术界已肯定郭绍虞的观点，认为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诗话之始。犹如郭绍虞所说，在北宋之际，在中国这诗歌王国的深厚的土壤中，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论诗之体——诗话诞生。

自北宋中期欧阳修《六一诗话》创体之后，诗话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呈现出无穷的生机，逐渐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独具民族特色的一种论诗形式。就其发展阶段而言，诗话崛起于宋，徘徊衰落于元，至明代而复兴，出现了第二个创作高潮。据《中国丛书综录》，明人诗话之作，以“诗话”命名的有十七部，未名“诗话”而属于诗话之体者有三十一部，合计著录为四十八部。到了清代，诗话进入了全盛期。“清代重要的诗歌理论家，除了钱谦益和纪昀以外，都以诗话作为发表诗学见解的主要形式。”^[38]而且法式善所生活的乾隆、嘉庆朝是集古典诗学大成期，也是诗话发展的鼎盛期。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的诗话数量上百种以上，几乎是全部清诗话的三分之一。就理论价值而言，继康熙、雍正时期的“神韵说”之后，主要从格调和性灵的角度对传统诗歌理论做出了超越明人的全面总结。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士禛的《渔洋诗话》、沈德潜的《说诗萃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薛雪的《一瓢诗话》等。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就是在这诗话体鼎盛时期，在王士禛的《渔洋诗话》和袁枚的《随园诗话》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但他并未盲从王士禛、袁枚，使其《梧门诗话》具有与众不同的自身特点。

王先需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中说：“文学作品有三个主要因素：审美因素，指作品中为审美需要和形式结构所决定的因素；心理因素，指那些为作家个人所决定的因素；文化因素，主要有某个时期特定社会中产生某作品的背景所决定的因素。”^[39]由于每位作家所具的审美标准、心理特点、文化条件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相互之间大有差异。法式善的《梧门诗话》是清代浩瀚的诗话体著作中的一部。而它具有与其他诗话体著作不同的特点。法式善在他的《〈梧门诗话〉例言》中说王渔洋、朱竹垞的诗话虽然“宏奖风流、网罗殊富”，然而对于“边省诗人采录较少”；袁枚的“《随园诗话》虽搜考极博”，但因“寒畯遗方，声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翠璧”也无一不录。其旨是不让这些作品“声沉响绝”，同时要表现“熙隆人才之日盛。”《例言》中他还指出了自己作品的特点。他说：“太史采诗，所

以观风；学者论诗，亦以论世。”而其《诗话》既不是“观风”，又不是“论世”，而是“品题风格，考证遗文而已”。而且他没有采用《彦闾诗话》那种“半杂神怪之说的做法”，也没有采取《中山诗话》那种“史录嘲谑之词的”做法。他多“效窥豹之心”，“短章佚句，不无摘录。”“或记其人，或记其事，皆与诗相发明，间出数语评鹭，亦第就一时领悟所到随笔书之，未必精当，要无苛论，亦不阿好。”^[7]概观其特点，可以由以下三个方面来概括，即搜集广泛、理论独特、品评公道等。并且在其《梧门诗话》中以“诗以道性情而已”^[8]为中心的诗学观点。

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又是蒙古族古代文论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它并非母语写成，而且在汉族古代文论的大环境中，具继承和发展的传统理论；但它是蒙古族作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又对当时或时后操用非母语创作和研究的人们起了启迪和指导作用，体现了蒙古族文化的历史特点，同时对蒙古族古代文论的多维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我们应该多加重视。

参考文献

- [1] [清]法式善. 存素堂诗初集录存[M]. 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本.
- [2] [清]赵怀玉. 亦有生斋集[M]. 清道光元年刻本.
- [3] [清]王芑孙. 惕甫未定稿[M]. 清嘉庆九年刊本.
- [4] [清]嵇璜. 皇朝通志[M]. “氏族略”，1901年上海图书集成局遵武英殿聚珍版校印.
- [5] [清]盛昱. 八旗文经[M]. 刘发总校，辽沈书社出版社，1988年.
- [6] [清]法式善. 存素堂诗初集录存[M]. 卷十四，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本.
- [7] [清]法式善. 存素堂文集[M]. 嘉庆丁卯（1807）刊本.
- [8] [清]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M]. 卷四百八十五，列传二百七十二，文苑二，法式善本传，中华书局，1998.
- [9] 佚名. 清史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27年，线装铅印本.
- [10] [清]王塘. 《存素堂诗二集》序[A]. 法式善. 存素堂诗二集[C]. 清刻本.
- [11] [清]法式善. 槐厅载笔[M]. 清刻本.
- [12] [清]法式善. 清秘述闻[M]. 卷上：朱主：《〈科名故实二书〉序》，嘉庆己未（1799）年序刊木刻本.
- [13] [清]法式善. 槐厅载笔[M]. 赵味本序，清刻本.
- [14] [清]法式善. 存素堂文集[M]. 自订年谱，嘉庆丁卯（1807）刊本.
- [15] 叶衍兰，叶恭绰[M]. 清代学者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46.
- [16] [清]法式善. 存素堂诗二集[M]. 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 [17] [清]法式善. 存素堂文集[M]. 杨芳灿序，嘉庆丁卯（1807）刊本.
- [18] [清]王芑孙. 惕甫未定稿[M]. 卷二，嘉庆刻本.
- [19] 马清福. 蒙古族文艺理论家法式善[J]. 民族文学研究，1986，(2).
- [20] 马清福. 文艺理论家法式善[J]. 民族文学研究，1986，(2).
- [21] 米彦青. 论唐代“王孟”诗风对法式善诗歌创作的影响[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1).
- [22] [清]法式善. 同馆赋钞[M]. 吴省兰序，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 [23] [清]法式善:《陶庐杂录》,陈预序,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 [24] [清]法式善:《陶庐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 [25] [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M].吴锡麒序,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本。
- [26] [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M].洪亮吉序,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本。
- [27] [清]法式善.存素堂诗二集[M].刘锡五序,清嘉庆11年(1806)刻本。
- [28] [清]法式善.存素堂诗二集[M].送桂木谷馥出宰滇南,清嘉庆11年(1806)刻本。
- [29] [清]法式善.存素堂文集[M].卷一,嘉庆丁卯(1807)刊本。
- [30] [清]法式善.存素堂文集[M].卷二,嘉庆丁卯(1807)刊本。
- [31] [清]法式善.存素堂文集[M].卷三,嘉庆丁卯(1807)刊本。
- [32] [清]陈文述.颐道堂诗选[M].清刻本。
- [33] 魏中林.法式善诗学观刍议[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3)。
- [34] [清]杨钟羲.雪桥诗话[M].卷九,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35] [清]恩华.八旗艺文编目[M].光绪辛卯(1891)跋刊铅印本。
- [36] 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 [37] 蒋凡.诗话缘起、性质及其理论贡献[J].学术月刊,1992,(7)。
- [38] 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0.3。
- [39] 王先霭.文学批评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40] [清]法式善.梧门诗话[A].清代稿本百种汇刊[C].第77种,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Mongolian writer Fashishan and his Chinese works during Qing Dynasty

HONG Wei

(Center for Mongolia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Abstract: Fashishan was a famous Eight Banners Mongolian literati, a poet and poetry theoris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in Qing Dynasty. He left numerous works and in all forms, which has been an interest for study. This essay is an introduction of Fashishan's works, with emphasis on his Chinese poem collection and his literature theory.

Key words: Fashishan; biography; works in Chinese

收稿日期: 2016-10-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清代蒙古游记研究”(14XZW032);

作者简介: 宏伟 (1975-),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研究院,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蒙古族古代文学、蒙古文论方面的研究。